

金云翘传 宦海 闹花丛

通才人 编次
清 佚名 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金云翘传》又名《双合欢》。《金云翘传》成书于清康熙之前，是为繁本，有本衙藏版本。后有晚出之简本，删去了原本中的诗词，改名为《双合欢》或《双奇梦》，有嘯花轩刻本、谈情轩刻本等。全书二十回，约十三万余字。卷端署“青心才人编次”，又有署“天花藏主人偶题”的“序”。编次人和作序者的真实姓名等情况均失考。

这部章回体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北京有一员外王子贞，家资不丰，有子王观，二女翠翘、翠云。翠翘生得绰约风流，通诗赋，嗜胡琴。城中有一富家秀士金重，胸藏万卷，学富五车。他乃王观同窗学友，闻知翠翘精琴善诗，便求一晤。

一日清明，王氏合家扫墓，金重亦尾随而至，一睹翠翘、翠云丰采，遂立誓娶二女为妻。金重在揽翠园中拾得翠翘失落的金钗，当即奉还。此后二人常有诗词唱和，约定了

终身。

翠翘姨父家住过两个响马乔装的丝客，被原主告发，咬为窝主，她家也遭牵连，老父幼弟被锁往官府，家中被搜劫一空。翠翘为营救父、弟，养活病母、小妹，便卖自身以活全家。她被骗卖到妓院中，受尽鸨母的虐待。有个游学书生束守，仰慕翠翘多才，纳为小妾。但束守之妻宦氏凶悍嫉妒，百般折磨翠翘。翠翘逃离束家，又落入妓院。大盗徐海羨其美色，率千军夺取，做押寨夫人。翠翘劝徐海接受了朝廷招抚，但官府却诱杀了徐海，玷辱了翠翘。翠翘投水自尽，被救活。后金重考中进士，与翠翘、翠云共结连理。

王翠翘、徐海之事，《明史》中有记载，明代也出现了多种以王翠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作者把它们铺陈成长篇，用同情之笔塑造了翠翘的感人形象。此书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清嘉庆间，越南诗人阮攸将其改编为长诗《金云翘传》，成为世界名著之一。

《金云翘传》赞扬了叛反朝廷的大盗，为清政府所不容，故而禁毁之。

《宦海》二十回，作者为晚清民国年间著名小说家张春帆，有宣统六年（1909）环球社铅印本，标明为“官场小说”，实际上是一部严肃的社会批判小说。后收入《中国近代珍稀小说》中。

小说在写法上颇类《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一个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的人物，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却又靠广东这一地域性将其勾联在一起，语言平实朴素，叙事真实，一些见地也颇为深刻。小说从不同侧面，揭

露了晚清官场的黑暗和无可救药的腐败，例如官官相护的庇护网络，令人触目惊心；官吏们对内压制、盘剥黎民百姓，对外又卖国求荣，一副奴才相；清官在一片污浊的官场中被孤立，遭迫害，读之令人唏嘘感叹，如此等等。这部小说就其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不但超过了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九尾龟》，同时也较著名的《官场现形记》更为开阔，也更具有时代特色，阿英先生对此书评价甚高：“《宦海》不同于其它谴责小说的地方也就在此，不是单写坏官，也写所谓‘清官’，在‘清官不易做’的描写里，衬出吏治的腐败。同时也写到警政、匪患、堤工、许多新政和治安上的问题。譬如写堤工的一回，作者是进一步的接触到机械的描写，这在当时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闹花丛》四卷十二回，署“姑苏痴情士笔”，书末有“情士自跋”，作者真实姓名与生平均不可考。今存清初本衙藏版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书叙明代弘治年间，南京应天府上元鼎官家子弟庞文英，与五个女子的恋爱婚姻和风流韵事。庞文英才高学富，貌美年少，美女纷至沓来，主动地投怀入抱，于是一妻四妾，欢乐美满。这是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典型写法，文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作为一介书生的庞文英，并非大富大贵之人，却美女如云、妻妾成群。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反映了旧时落魄文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借笔下的人物故事来发泄自己被压抑的难以实现的情欲。其二是，小说在写到众美女时，显得都很自由，甚至放荡，这更是不现实也不真实的。小说在写她们的情欲时，肯定了人的本能冲动

金云翘传·宦海·闹花丛

和对封建社会的挑战，同时也有低级庸俗的描写，并不能给读者带来美感。正因过多的性爱描写，本书在清道光、同治年间在江浙的禁毁书目中曾多次出现。

(萧 林 青 叶)

本 册 目 次

金云翹传	1
宦 海	201
闹 花 丛	327

目 录

第 一 回	无情有情陌路吊淡仙 有缘无缘劈空遇金重	(1)
第 二 回	王翠翘坐痴想梦题断肠诗 金千里盼东墙遥定同心约	(8)
第 三 回	两意坚蓝桥有路 通宵乐白璧无瑕	(17)
第 四 回	孝念深而身可舍不忍宗沦 姻缘断而情难忘犹思妹续	(26)
第 五 回	甘心受百忙里猛弃生死 合不得一家人哭断肝肠	(38)

金云翘传

- 第 六 回 孝女舍身行孝犹费周旋 (47)
金夫消屈得金全不费力
-
- 第 七 回 含羞告父母用情之终 (54)
忍耻赋狂且失身之始
-
- 第 八 回 王孝女甘心白刃 (62)
马秀妈计赚红颜
-
- 第 九 回 惜多才认作贼子 (71)
坑薄命偕侠图财
-
- 第 十 回 破落户反面无情 (79)
老娼根烟花教训
-
- 第 十 一 回 哭皇天平康寄恨 (87)
醉风流金屋谋娇
-
- 第 十 二 回 卫华阳智伏马娼 (95)
束生员喜联王美
-
- 第 十 三 回 别心苦何忍分离 (107)
醋意深全不说破
-
- 第 十 四 回 宦鹰犬移花接木 (116)
王美人百折千磨
-

第十五回	活地狱忍气吞声 假慈悲写经了愿	(126)
第十六回	观音阁冒险相视 文殊庵陶情题咏	(135)
第十七回	孟兰会突遇魔头遭堕落 烟花寨重施风月遇英雄	(144)
第十八回	王夫人剑诛无义汉 徐明山金赠有恩人	(155)
第十九回	假招安明山殒命 真断肠翠翹消劫	(171)
第二十回	金千里苦哀哀招生魂 王翠翹喜孜孜完宿愿	(184)

第一回

无情有情陌路吊淡仙

有缘无缘劈空遇金童

词曰：

薄命似桃花，悲来泥与沙。纵美不堪惜，虽香何足夸。东零西落，知是阿谁家。想到伤情，伤情眉懒画。只落数番惆怅，几度咨嗟。呀呀！不索怨他。从来国色招人妒，一听天公断头咱。

——《月儿高》

这一曲《月儿高》，单道佳人命薄，红粉时乖，生了绝代的才色，不能遇金屋之荣，反遭那摧残之苦。试看从古及今，不世出的佳人，能有几个得无破败！昭君色夺三千，不免塞外之尘；贵妃宠隆一国，难逃马嵬之死；飞燕、合德，何曾令终；西子、貂蝉，徒贻话柄。这真是造化忌盈，丰此啬彼。所以李易安末年抱怨，朱淑卢晚节伤心，蔡文姬悲笳哀咽，尤为可怜。大抵有了一分颜色，便受一分折磨，赋了

金云翘传

一段才情，便增一分孽障。

往事休题，即如扬州的小青，才情色性无不第一。嫁了恁般的呆丈夫，也折得够了。又遇着那般的恶妒妇，生生活活直逼立苦杀了，岂不可伤，岂不可痛！正惟可伤可痛，故感动了这些文人墨士，替她刻文集，编传奇，留贻不朽，成了个一代佳人。谁人不颂美生怜，那个不闻名叹息！若令小青不遇恁般狠毒的女平章，稍得优游于小星之列，将愁云怨雨化为雪月风花，亦何能留传不朽哉！大都玉不磨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非惟小青为然也。凡天下美女，负才色而生不遇时，皆小青之类也，则皆可与小青并传不朽。

我如今再说一女子，深情美色，冷韵幽香，不减小青。而潦倒风尘，坎坷湖海，似犹过之，真足与小青媲美千秋也。

话说北京有一王员外，双名两松，表字子贞。为人淳笃，家计不丰。室人京氏，颇亦贤能。生子王观，学习儒业。长女翠翘，次女翠云，年俱妙龄。翠翘生得绰约风流，翠云则天娇艳倩。翠翘性喜豪华，翠云则性甘宁淡，俱通诗赋。翠翘尤喜音律，最癖胡琴。翠云常谏道：“音乐非闺中事，外人闻之不雅。”翠翘道：“吾非不知，但性喜于彼，不能止也。”尝为《薄命怨》，谱入胡琴，音韵凄清，闻者泪下。曲终有云：

怀故国兮，叹那参商；悲沦亡兮，玉容何祥。
姐妹固宠兮，一朝俱死；束昏不令兮，奉先灭亡。
侯门似海兮，萧郎陌路；失身非类兮，茂林争光。
为郎憔悴兮，及尔同死；离魂情重兮，浅唱低觞。

第一回

死负父尸兮，生代父死；宠衰纨扇兮，尔生不昌。
有始无终兮，悲乎失侣；门前冷落兮，老大谁将。
今古红颜兮，莫不薄命；红颜薄命兮，莫不断肠。
我本怨人兮，乃为怨曲；谁闻怨曲兮，谁不悲伤！

按下翠翘胡琴之妙，且说里中有一富家秀士，姓金名重，表字千里。胸藏万卷、学富五车。抱子建七步之才，赋潘安三都之貌。年方弱冠，梦想好逑。闻得翠翘精擅胡琴，且通诗赋，每每思慕道：“何物老姬，生出如许尤物！即使异代他乡，尚欲求之寤寐，何况当吾身吾里，若不求她一晤，岂不当面错过！”因多方以伺其出人。

一日清明，王氏合家扫墓，就借此踏青。翠翘同弟王观、妹翠云各处闲行。忽行到一个流水溪边，看见一座累累孤冢，因对王观道：“兄弟，你看此坟，山黛列眉，树烟绾髻，甚是幽雅，怎无一人来替他祭扫？”王观道：“姐姐原来不知，此乃本京第一名妓刘淡仙之墓。她在时才名卓越，倾动一时。后死之日，其鸨母不仁，就要将她委之沟壑。幸遇一远客，慕名来访，见她已死，因哭道：‘淡仙淡仙，我和你好无缘也。生前既不能亲假色笑，死后收尔骸骨，也不枉了一段因缘。’遂买了一具棺木，备了一副衣衾，将淡仙收葬于此地。这乃无主孤坟，有甚人来替他拜扫。”

翠翘听了叹息道：“可怜，可怜！生做万人妻，死是无夫鬼，红颜薄命，一至于此。恰好我与你遇见，且上前看那碑记是怎么写的？”三人转过一湾流水，半扇小桥，见四壁藤萝，一堆古墓。那碑上青苔都已长满。翠翘上前拂草细看，依稀仿佛，认出是校书刘淡仙墓。因长叹道：“淡仙，

金云翘传

淡仙，你生前何等繁华，死后怎恁般寂寞。我王翠翘与你才色相亲，本该莫你一杯才好，却又不曾带得酒来。也罢，我题诗一首，少致悲情，九原有知，也不辜我王翠翘一种热肠也。”因折竹枝，插于墓顶，祝道：“香魂不断，应解依人。刘淡仙，刘淡仙，我翠翘今日吊你，你须听者。”乃撮土为香，倒身四拜。拜罢题诗一首道：

色香何处也，凭吊痛心哉。
明月冷鸳被，暗尘封镜台。
玉虽黄土瘞，名未白云埋。
尚有如渑酒，无人奠一杯。

翠翘题罢，凄然泪下，情殊不胜。翠云、王观道：“姐姐好没来由，我与你行春到此，遣兴陶情，为甚朝着古墓下泪？又非亲知故旧也忒杀情深了。”翠翘道：“妹子、兄弟不是这般说，红颜无主，从古皆然。这刘淡仙生来难道就是妓女？也是事到其间，落了火坑。前船后船，安知你我不是她再来人。况人生在世，这生老病死是躲不过的。而最可怜者，无如美人。你看古来那些女子，如西施，如贵妃，能有几个得善始善终的。思及于此，不觉睹物伤情，心灰肠断耳！”王观道：“姐姐好笑，一发讲远了。此乃荒墓，阴气凝重，不宜久坐，去了吧。”翠翘道：“既要去，待我辞了淡仙再行。”复向墓前嘱道：“淡仙，淡仙！我要去了。你若有知，显个灵儿我看，也不负了我王翠翘这段情痴。”

言未毕，只见墓后卷起一道西风，悲凄惨淡，呜咽哀号，山摇水沸，树振草啸。忽喇喇金戈铁马，昏惨惨天暗云

第一回

迷，急不能睁睛定眼。王观与翠云甚是惊慌。那风卷到翠翘身边，周身三匝，倏然而散。翠翘道：“淡仙是好阴灵也，果然不负我王翠翘的知己。”王观、翠云一齐道：“我说这里阴气重，早些去，只管恋着这坟咕咕啾啾，这阵风好不怕人。还不去，还要在这里做什么！”

翠翘笑道：“那不是风，是刘淡仙显灵与我看，我还要题诗谢她，方去哩！”王观道：“她死也不知死了多少年，若恁般灵应，她倒成菩萨了。”翠翘道：“死者躯壳，不死者精神，精神千古犹存。你读书人岂不知‘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的说话？你不信，我替你跟那风看来踪去迹，定有影响。”王观道：“我是不信，大家也寻一寻看。”

只见苍苔上一路半明不灭的履印，自西而东，隐隐约约，到墓而灭。王观、翠云看了，方才骇然，急催翠翘起身。翠翘道：“莫忙，如此灵感英魂，我还要做首诗辞，方去哩！”遂取头上钗儿，将吊诗并慰诗都刺于树皮上道：

西风何忽起，阵阵使人哀。
惨切如含怨，凄清似有怀。
乘鸾疑乍去，跨鹤讶重来。
不断香魂处，苍苍履印苔。

翠翘刺毕，尚留连不舍，忽见一书生，飘巾彩服，骑马远远而来。王观认得是窗友金重，不知他有意跟寻到此，恐怕撞见，忙对翠翘道：“金家哥哥来了，快些回避。”翠翘听了，急抬眼，已看见那金生风流倜傥，雅致翩跹，乘马将到

金云翘传

墓前，因与翠云敛迹墓后。

那金生走到墓前下了马，见王观只作无心，反说道：“海望兄，为何也在这里？我慕刘淡仙高致，到此一游，不想遇着仁兄。适才二位女客，是甚亲眷？”王观道：“就是家姐。”金生道：“原来是令姐。通家兄弟，没有个不接见的礼，烦兄通报，小弟候见。”王观辞之不得，只得到墓后对翠翘、翠云说。金重随步跟来，翠翘避之不得，遂同妹相见金生，致恭而退。

但见翠翘眉细而长，眼光而溜，容如秋月，色似桃花，逸致翩跹，鸿惊龙游，不足喻也。翠云精神静正，容貌端庄，明眸皓齿之外，别有一种丰采，未可以模拟得也。金生神为色夺，暗暗锁魂道：“这相思索害也。”又暗暗立誓道：“我不得二女为妻，终身不娶矣。”因碍着王观，不好久留，只得辞别先行。王员外亦着人来接翘、云上轿回家。

到了家里，翠翘与翠云道：“这金生倒也有趣，怎么也晓得去吊刘淡仙？”翠云道：“只怕不是吊淡仙，还是来看二乔。”翠翘道：“这也想当然，但我看那生风流倜傥，大雅不群，自是士人中俊彦。”翠云道：“姐姐既看得中意，何不赘了他，带着小妹也风光风光。”翠翘道：“男子生而有室，女子生而有家，虽是少不得的，但姻缘前定，婚姻牒不是摩尼珠，怎能必得来！今日我替你同遇他，知道是我的姻缘，还是你的姻缘，则索听那月中人主张。若论此生举止端详，若非金马客，定是翰林才，你姐姐凉相薄，只恐承受他不起。我看妹妹福德胜我十倍，可称美对。且此生既见你我，定寻奇计相晤，你我当以正遇之。盖女人之身，重之则泰山，轻之则鸿毛。白璧青蝇，关系终身，不可不慎也。”翠云道：

第一回

“姐姐也忒沾枝带叶，我不曾说得一句，姐姐便缚头缚脚讲了一篇。”翠翘道：“我是正经话，妹妹怎么倒恁般说，你难道不要嫁丈夫？”

翠云把脸一红，走去睡了。

正是：

难将我意同他意，未必他心似我心。

不知翠翘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翠翘坐痴想梦题断肠诗
金千里盼东墙遥定同心约

词曰：

流落等飘烟，东西实可怜。背影偷弹血，逢人强取怜。情怀恁的，有甚风流传。旧谱难翻，难翻弦屡变。那更官商错乱，寂莫转添。天天，待制新篇。青楼朱箔知音少，辜负潇湘一段缘。

——《月儿高》

话说翠翘见妹子去睡了，因暗想道：“女儿家恁的性情，我这话也不叫冲撞你，就把金生配你，也不叫玷辱你。妹子妹子，你这样装乔怎么，我还怕福薄缘慳，承受他不起。”因辗转无聊，起看夜静如□，天空似洗，不禁情怀，漫题一绝道：

天空云净迥无尘，宛似冰壶坐玉人。